

##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走出去”

□本报记者 黄尚恩

回顾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值得言说的话题。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成效。麦家《解密》的多种外文版热销,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姜戎《狼图腾》在国内外畅销10年庆典等事件,成为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状况的缩影。在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国家外文局等部门和组织,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对外推广,多个国内出版社与国外版权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扎实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可。这需要我们摆正心态,下大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 更多翻译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的作品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洪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当前的世界文学体系是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筑起了一道高墙,我们想真正走进去并产生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此,作家曹文轩也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作家写的,它会不会流传得那么广?

但是,这些都是无法一时半会去改变的,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必须以接受这些事实为前提。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何明星认为,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首先应该考虑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和作品。这些作品讲述的当然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它既与当下中国现实密切相关,也与欧美的社会是共时的,容易产生世界范围的反响。而那些具有独特历史意味或者地方特色的作品,我们国内评价很高,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有很好的翻译,翻译出去之后也很难被真正接受。

翻译家艾瑞克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受到西方文学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作家的写法其实都很“国际化”,在翻译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可能有些作品涉及特别具体的历史阶段、特别专门的地方知识,才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被翻译出去很多部了,但大多都是写历史、写乡土的,因此一些国外出版社也

试图出版年轻作家写的有关当代中国的作品。

### 建立更好机制鼓励文学翻译

刘洪涛近期正在参与“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翻译工作。刘洪涛说,在选择作品时,肯定是选择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是作品选好之后,有时候却找不到与之相符的译者,只能另选别的篇目。因此,应该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的青年翻译人才。近年来,中国作协积极进行优秀翻译人才的挖掘和培养。2014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翻译家以“解读中国故事”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作协还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了“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来到中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这些都为青年翻译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帮助。

艾瑞克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的确为居住在中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英译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稿酬。他目前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说服国外的出版社,让他们愿意出版自己想翻译的作品。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国外出版社先确定好意向、购买了版权,再寻找翻译。可现实并非如此,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所以就很难会去购买版权,这就需要翻译者尽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去做说服的工作。因此,应该不断完善双方互相沟通的机制与渠道,调动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等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

何明星最近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图书馆的人藏情况进行检索、统计发现,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种,麦家的《解密》、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吴明益的《复眼人》是被收藏最多的3种图书。何明星认为,中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时间差在不断缩短。在这其中,一些跨国出版集团的参与不可忽视,来自欧美的文学经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新秀,寻找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这些跨国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世界超级畅销书的推手,他们的加入,使中国当代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并且日益成为阅读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

## “心连心”艺术团元旦放歌古田

新华社福州1月1日电 心手相牵,情暖闽西。1日下午,古田会议会址外广场歌声飞扬,掌声如潮。在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到古田,为老区人民奉献了一场主题为“2015我们的中国梦”的精彩演出。这也是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开展的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项目之一。

“赤帜飘扬欣看神州赤世界,新春歌舞欢迎革命新潮流”。回望历史,人民不会忘记,85年前,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由此揭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项。1930年的1月1日,红四军军民联欢晚会在古田举行。这次“心连心”艺术团来到古田,即派出小分队拜访了老红军谢宝真,谢老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激动地回忆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时的场景。

演出由朱军、朱迅、张泽群、尼格买提·热合曼、张蕾联袂

主持。在极具闽西特色的开场歌舞《幸福采茶灯》的喜悦祥和氛围中,演出拉开了序幕。殷秀梅的一首《光荣》,讴歌党领导我们的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开始光荣的梦想和新的征程;《映山红》《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二三四歌》等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景歌舞,让人们在重温火热革命激情的同时,领悟了古田会议精神的财富、影响及感召;《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令人想起无数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闽西儿女;《我的中国梦》《美丽中国》《我的梦中国梦》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唱出了人们对祖国浓浓的爱。整场节目形式多样,有歌舞、相声、独唱、戏曲,还有魔术互动等情景表演。当李维康、阎维文、刘和刚、韩磊、阿鲁阿卓、莫华伦、刘媛媛、张英席、TFBOYS组合等艺术家和青年歌手唱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时,现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掌声。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黄坤明等与闽西两千余名干部群众观看了演出。

新华社贵阳1月4日电(记者 李平 李惊亚)“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4日下午,遵义会议会址外广场歌声高亢、掌声雷鸣。

在改写中国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贵州遵义市,为老区人民奉献了一场主题为“2015我们的中国梦”的精彩演出。该演出也是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开展的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项目之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80年前,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

老区人民听闻“心连心”艺术团4日走进遵义,并先后在遵义会议会址与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举行两场慰问演出后,心情激动,2000多名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了演出。

两场演出分别由朱迅、张泽群、尼格买提·热合曼、张蕾主持。4日下午的主会场,一首欢动场快的《心连心》歌曲拉开了表演的序幕。耿飫凤的一首《遵义会议放光辉》,唱出了在革命危急时刻,毛主席带领红军化险为夷,扭转乾坤,把中国革命带向新的胜利与征程的激情岁月。《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四渡赤水出奇兵》《十谢共产党》等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悠扬歌曲,把人拉回到革命的艰苦岁月,让人回想起中国工农红军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的卓绝努力与重大牺牲;《鼓动天地》《张灯结彩》《共筑中国梦》《我们共同的家》等豪迈明快的歌曲,则唱出了老区人民当下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与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愿之意。

两场演出主要由“红色遵义”、“绿色遵义”、“多彩遵义”三个部分组成,以歌曲、小品、相声、杂技为主要表现形式,演出既接地气又催人奋进。蔡国庆、吕继宏、王莉、张英席、魏金栋、汪正正、阿幼朵、阿宝、正月十五组合等艺术家和基层群众共同演绎了一曲“中国梦大合唱”。

## 促进民族文学的影视表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联合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承办的“新思路·新实力·新跨越——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编剧、学者及影视从业人员齐聚一堂,分享关于“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的观点和看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国家民委文宣司司长武翠英出席了此次会议。

丹增在讲话中说,这次研讨会是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影视事业的一次具体举措,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一次阶段性回顾和展望。他认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影视,要紧紧围绕剧本、演员、制作、运营等各个环节,充分重视影视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白庚胜认为,对于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来说,找到民族文学与影视的嫁接点,找对对话的角度,找对合作的平台,使少数民族文学更多地得到影像转化,也使少数民族影视更多地吸收文学资源,最终实现“写优秀小说、出精品剧本、拍经典影片”的目标,这是当前形势下需要致力的重要环节。武翠英谈到,要把电影工程放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来把握、来落实。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新时代,迎难而上,发挥优势,特别是要为20多个尚没有本民族题材电影的民族填补空白。

叶梅、范咏戈、石一宁、牛颂、赵晏彪、肖惊鸿等与会者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影视转化的意义、问题和路径,以及少数民族影视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思路,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大家认为,在文学传播样态多元化的当下,民族文学的影像转化势在必行。各民族作家、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发出民族的声音、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努力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进一步的创造者,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精品力作。

“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剧本遴选”活动也在此次会议上正式启动。遴选活动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举办,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中青年剧作家,促进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进一步丰富中华多民族文化版图。(石彦伟)

## 顾骧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顾骧同志,因病于2015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顾骧,1930年2月出生于江苏盐城,1944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新四军苏北文工团、苏北华中工委、人民出版社工作。1955年起,先后在文化部出版局、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72年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1980年到中共

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工作。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1991年离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顾骧同志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他从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顾骧文学评论选》《夜籁——散文随笔选》《新时期文学纵论》《第边章》《煮熟的野山参》《晚年周扬》《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及哲学著作《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合著)等。还撰写了若干戏剧论文和散文。

## 多些「高而可攀」的榜样

□高深

据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我国的墨子学说表示过极大的兴趣与敬仰。托翁晚年极度厌恶“现代文明”,他以为就是这种“文明”,成了育人自私的温床。

孟子在谈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界情形时曾预言:天下不归于墨,则入于杨。“杨”即那位杨朱,人称杨子。

杨与墨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简而言之,一个主张为己,一个主张为人。杨朱鼓吹“为己”,甚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则不然,他倡导人们为普天下人排忧解难,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杨子的说教太俗,墨子的陈义甚高。

墨子学说虽充满阳光,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到桌面上谈论,但是它终于没能成为我国的“显学”。清代的国学大师们整理古籍,孙诒让分档《墨子》,开始整理后,好多时日他不知从何处下手。几千年来,著述琳琅满目,几乎没有几人光顾过《墨子》,《墨子》成了久已荒芜的废墟。为什么墨学受到如此冷落,恐怕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主要是他陈义过高,高不可攀,让人敬而远之。

杨朱学说虽俗不可耐,绝大多数人不肯公开表示赞赏与信奉,有时甚至还假模假样地骂上几句,但是说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杨子却有诸多的追随者,口不言而行不弃,因为他的主张有实惠,不吃亏,凡信奉者,大可以在没人处偷着乐。

如今拿出墨子、杨朱来讨论,有什么意义吗?凡陈义过高的理论说教,或形象高大、光芒万丈的典型,因其高尚,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唱反调。但是如果高得像月亮挂在碧空似的,享受一下月光下的遐想是可以的,却不会有人或跳高,或攀登,真的去摘取月亮。杨朱的“为己”之说虽赤裸裸,没有人肯公开地应和,可是暗地里践行者比比皆是,看当今的贪官污吏,哪个不是他的信徒?

上世纪中叶,文艺界曾批判过“中间人物论”。但是我却赞成生活中多一些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中间人物”的榜样。这种人品高尚,却并非高不可攀;他们的行为堪称表率,却不让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他们可敬仰也可亲近,只要你心存良知、胸怀正义,就可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榜样。

就整个社会而言,不论各行各业,不论劳心者或劳力者,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物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芸芸众生,若芸芸众生中大多数者做到了心存良知、胸怀正义,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社会了吗?榜样不必是“高大全”,好人也不必都是圣人,果真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没有圣人了。

对“为己”的批判也要有节制、有分寸,别说过头话。不要像以前那样强调事实上的“大公无私”与“毫不利己”。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有限的社会里,谁如果真的“毫不利己”,他还能生存吗?他还要吃、要穿、要喝、要住、要养家糊口,怎么可能“毫不利己”?

我以为比较科学、比较聪明的提法是“大公存私”,也就是说“私”存于“大公”之中。公是“水”,私是“船”;“大公”有了富了,“私”才可能水涨船高;“公”长一尺,“私”长一寸。在“公”与“私”和“己”与“人”之间,提倡“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这已经是很理想的道德标准,也是令人羡慕的社会风尚了。

我们听听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人类的本性是这样确定的: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如果没有自身的完善,只有自身的牺牲,还可能有什么持久与普遍的意义存在吗?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确如《新唐书·张廷珪列传》中说的:“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常除天下之福。”最公平最和谐的社会,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彼此为人服务,亦彼此被人服务。既都是主人,又都是仆人。文学有责任营造这样的社会典型。这样的社会才是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



由吴天戈导演、黄亚洲编剧的影片《毛泽东在上海·1924》近日在上海举办了首映礼。影片讲述了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青年毛泽东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和生活的故事。电影以杨开慧来沪照顾毛泽东为引子,牵出当时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想以杨开慧母子挟毛泽东、阻碍国共合作的一段史实,刻画出青年毛泽东追求梦想、寻找中国成功道路的革命人生。影片较多地涉及了青年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从而让人们看到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一面。(欣闻)

##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启动网络投票

本报讯 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迎来了关键的网络投票环节。从1月1日起至31日,读者可登录人民网文化频道、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移动端、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浏览候选图书信息并进行网络投票,最终选出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此次候选的100种图书是在30家媒体推荐、全国出版社自荐、市场发行数据检验、权威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文化类20种、文学类30种、生活与科普类20种、少儿类30种,皆为2014年图书市场各类热销图书。

其中,有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邓小平传》;有新老作家的文学新作,如杨绛的《洗澡之后》、贾平凹的《老生》、刘醒龙的《蟠旭》、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如《上庄记》《女子中队》《瓷上中国》等。

本次推荐活动将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化类10种、文学类15种、生活与科普类10种、少儿类15种),并于春节前向社会公布。(欣闻)